

春天是一部诗集
处处充盈着花香和青草
甚至虫子的歌谣,这些我都热爱
大地是诗集的封面
风轻轻地吹开,每一页都很薄

在春天这部诗集中
鹅黄的衬纸,铺开,略显空旷
我希望春天的扉页有魏晋的风骨
山水,相映成趣
最懂诗的村庄
像真理和词语最美的那部分

花朵是打开春天的按钮
月光是纯棉的
关于春天新鲜的词永远常开不败
它一直住在我的心里
温暖着慕名而来的读者

这风生水起的春天
原野回应着内心的律动和渴望
被风吹动了青春腰肢
阅读,更像是一场春天的奔跑
亲爱的读者,仿佛喷着蒸汽的火车
一头驶进了花朵的惊慌中

心如一朵莲花

余显斌

心累时最宜于读诗,尤其一身疲劳,回到家里,拿起本薄薄的小册子,读上两首诗,最为惬意。

好诗如月,心就如月下的荷花,袅娜开放,散发着丝丝缕缕香味。

好诗如雨,心就如一片荷叶,在春雨滋润下,青绿水嫩,通灵洁净。

读诗,可以是古诗,可以是现代诗。

读古诗,最好是王维的。王维半官半隐的诗,已接近佛境,已除掉人间烟火味,失去了红尘烦恼,有的是一种沉静,一种大彻大悟后的空灵透明。“山中相送罢,日暮掩柴扉。春草明年绿,王孙归不归”,这样美好洁白的诗歌,不是一个聚杂在红尘里的人能说的出来的。

一颗洁净之心,在最热闹处,能倾听到心灵的低吟;在最冷寂处,能听见自然的声音。“空人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”,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群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深涧中”。整个大唐,诗人如昨夜星辰,闪闪发光,可这样寂静中的声音,只有王维能听见。因为,王维

已挥手告别名利,告别红尘,走进山水,走进了自我的内心。

读王维诗歌,我们会时时提醒自己,红尘之外还有山水,有一个心灵皈依的世界。这样,我们在心累的时候就会歇一下,就会抬起眼睛,望一眼白云深处,给心一块空阔的自由驰骋的天地。

至于现代诗,我最爱读的是郑愁予的《错误》。《错误》,是一片诗歌中的微型江南,是每个唐诗宋词滋润过的人昨夜心灵的梦。在这个梦里,有温润的书生骑着马儿,嗒嗒地走过江南青石板小巷。突然,头顶木窗“吱呀”一声打开,一个女孩的脸映出来。此时,双目相对,整个世界远去,只有两颗心在交流。可是,最终,书生得走了,走离小巷,走离青花瓷一样的江南,因为他“不是归人,是过客”。

戴望舒的《小巷》,也有同样的意境:仄仄的巷子,迷蒙的细雨,一个书生,一个女孩,互相对视,发出一声渺远的叹息,美丽着江南的山水楼台,

美丽的汉语言文字。

这样的书生,这样的女子,是古诗词沁润出来的。可惜,现在人不读古诗词了,也很少读书了。诗词里的典雅,诗词里的温柔,已渐行渐远,成为远去的风景。只有在书中,我们才能感知那个时代的水木清华。

过去,我曾在一个江南般的小镇教书,这样的意境常常看见。那时,无事的时候,我会沿着石子小巷走着,两边围墙,不时冒出一丛绿藤,或几朵花儿。围墙那边会传来女孩清凌凌的笑声,很好听。可是,这笑声不久就会停止了,只有空空的小巷里燕子来去,让人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。

离开小镇,这种感觉如梦,再难寻觅。

既然如此,为什么不拿一本薄薄的诗歌,在晴日的午后,或者雨中的夜晚,一个人独坐着,看上一页或者几首呢。看上几首,心中,就有露珠零落,就有春雨丝丝缕缕地下。这时,一颗心就空明了,就洁净了,雨洗过一样纤尘不染。

诗歌,就是春雨。
心,就是一朵莲花。
经过细雨滋润的莲花,才会如明珠,如星星,才会含苞欲放,花蕊沁香。



你栖于枝头
等待
成为风景
我泊在水上
心的表白
惟有船
在含情的月光里
知晚
水也温柔
涟漪的秘密
枯树不语
奈何欲言又止
仰望

子。
雨不要太大。夏天那样激情四射的雨,我的油纸伞,承受不起。冬天也不行,冬天太沉重了,我的油纸伞,它的颜色和气息,也不适合承载一个苍老的冬天。

那么,只剩下春天和秋天了。
春天,我总是那么忙,像桃花盛开一朵赶一朵那么忙。人一忙,就没了闲心,就没了去撑一把古典的油纸伞的闲心。

总有忙中偷闲的时候。是的,偷得浮生半日闲,为了一把油纸伞。可是啊,可是,我缺了一个和我有同样闲心的另一个人,我缺了一个古典的伴儿。

我总得寻找一个理由,好相宜地去表演我有一把油纸伞。但是,在春天,无人可访,也无人同游。

我空藏一把油纸伞啊!
秋天呢,我总是生病。小病缠绵,像李清照的慢词,长长短短的叹息。秋风秋雨里,更哪堪一个病人儿去执一把油纸伞!

一年算下来,也就那么极其寥寥的几日,一个人,执油纸伞,去看雨里的花。这样地看花开,再盛大繁丽的春色,也是寂寞的了。寂寞也是盛大的了。

你看!我有一段闲情,无人与共,无时光可寄。就像油纸伞。

爱上一家小书店

青衫

这些年,断断续续地走过很多地方,每到一处,都习惯性地寻找隐藏在大街小巷里的各色书店,只有埋头喜欢的书籍中时,才忘却了自己是异乡人的事实。

世事繁华人心浮躁,繁华的虚空带给真实和理想之间无法填补的鸿沟,阅读越来越成为小众的消遣。但是即便如此,一个爱书的人在知名的路上,偶遇一家书店,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吧,也许书店里暖色灯光的召唤,也许是被独特的装潢吸引,或许店里正好有几个看上去气息相投的看书人。

爱书的人,大都是聪明睿智敏感的,所以才会有人把书店比喻成“你一直等待的情人,风情万种”。可不是吗,一旦投入“情人”的怀抱,烦琐幽怨即刻抛到脑后,全世界只剩自己和书店。

一路走来,是书店串起美好的记忆。还是在中学时代,新华书店里的书还都是简装本不带塑胶包膜的,买不起的时候宁愿站着看一个下午。青春里的记忆,幸好有那间小书店装点,像初恋一样

标记在我的回忆中。第一次进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小书店,是小城繁华地带的一间书亭。一位比我还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,热情地介绍他的书。正值青春、梦想、暗恋于一身的我,对言情小说和席慕蓉、三毛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每买一本书,店主都细心地在书内页不起眼的一角盖上一个出售章,而不像新华书店的售货员那样,随随便便盖在封底。到现在,

《七里香》、《无怨的青春》、《撒哈拉的故事》等都是我书柜中绝不外借的珍藏本。

九二年去省城,第一次来到那家叫做“书以养心”的小书店,店堂布置的典雅质朴,一幅幅字画挂在四周墙壁上,一进门,人文气息就扑面而来。我第一次体会了一边品茶、喝咖啡,一边读书、记笔记的美妙感受。店主不会在你身边转来转去,然后粗声问你买不买;不会阴沉着脸说不买别抄书,这又不是图书馆;不会假装善意提醒别弄脏了书。这是一个我进来就不愿离开的地方,它切合了刚刚参加工作,又深具小资

情结的我内心的需求。这样有情调的书店在我的小城是没有的,爱上它以后,我每个月都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去沈阳,就像赴一场心灵之约。

好笑的是母亲以为我有了异地恋情,旁敲侧击地想知道点什么,我当然实话实说了,可母亲就是不信。于是就随我去了趟小书店。回来之后母亲告诉父亲说,这丫头疯了、痴了!父亲却笑而不语,该是在想这样爱书的女儿是随了自己的遗传基因吧。

如此地爱着书店,买的书越来越多,家里也仿佛一个小书店。站在这书河中,情不自禁地静下来审视自己,无限靠近自己的内心。

常常幻想这样的场景,一个小小的书店,在巷子深处,古意幽幽,最好是冬天,架上摆放的都是我喜欢的书,屋内不多的几个人游走在书架间。我拿起一本书走到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,旁若无人地看起来,窗外是雪花飞舞。如果我有一间这样的小书店,人生不论有怎样不堪的境遇都无所谓,它能弥补一切的不如意,让我觉得世间总有香甜。

只有在杏花春雨的江南,才可以特别贴切地,特别相宜地,执一把薄薄的油纸伞。

记得那时年少,在小城读书,日子过得又轻又淡。有一回周末,是午后,在巷子里看见有女子在卖油纸伞。许多人围在那,撑起茉莉花似的伞儿,举举看看,又收收玩。我想,她们一定无限欢喜这油纸伞,可是又在犹豫,到底要不要买。实在,油纸伞不耐用,又不能折叠方便。买它,只能是为了看吧,只为养眼。即使夏天打它,太阳一晒,一股浓浓的桐油味道,不是怡人,而是呛人了。

可是,我管不了那么多。我要买!几乎要疯狂。就觉得它,特别贴我,是贴切的贴。

即使不能久用,即使桐油的味道那么老土,我也要买。单是想想,那些个下着渺渺细雨的日子,将因为有了这把伞,从此有了别样意味,再多的不适合,也是值得的。

我挑了一把,晕黄的纸上,画了袅娜的垂柳,还有石桥。画的应该就是西

湖的景致吧。

果然,那把油纸伞不常用。做学生时,它睡在我的床头,偶尔,桐油的香从被子边沿袅袅溢出来,我恍然觉得自己回到宋代。

但到底不是在宋代,不是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宋代。我抱着那把油纸伞,毕业以后离开学校,仓皇应对琐碎日常,诗意尽失地陷身于百丈红尘里。眼看着那把伞,寂寞,蒙尘,被虫蛀,直至,被家人丢弃。

最后的命运,是被弃。

我一直以为,总会有那么些个细雨天,总会有一段闲情,我撑着一把油纸伞,把自己走成一朵愁怨的丁香。我以为,总有一些时光,在等着我,它轻盈,舒缓,飘着暗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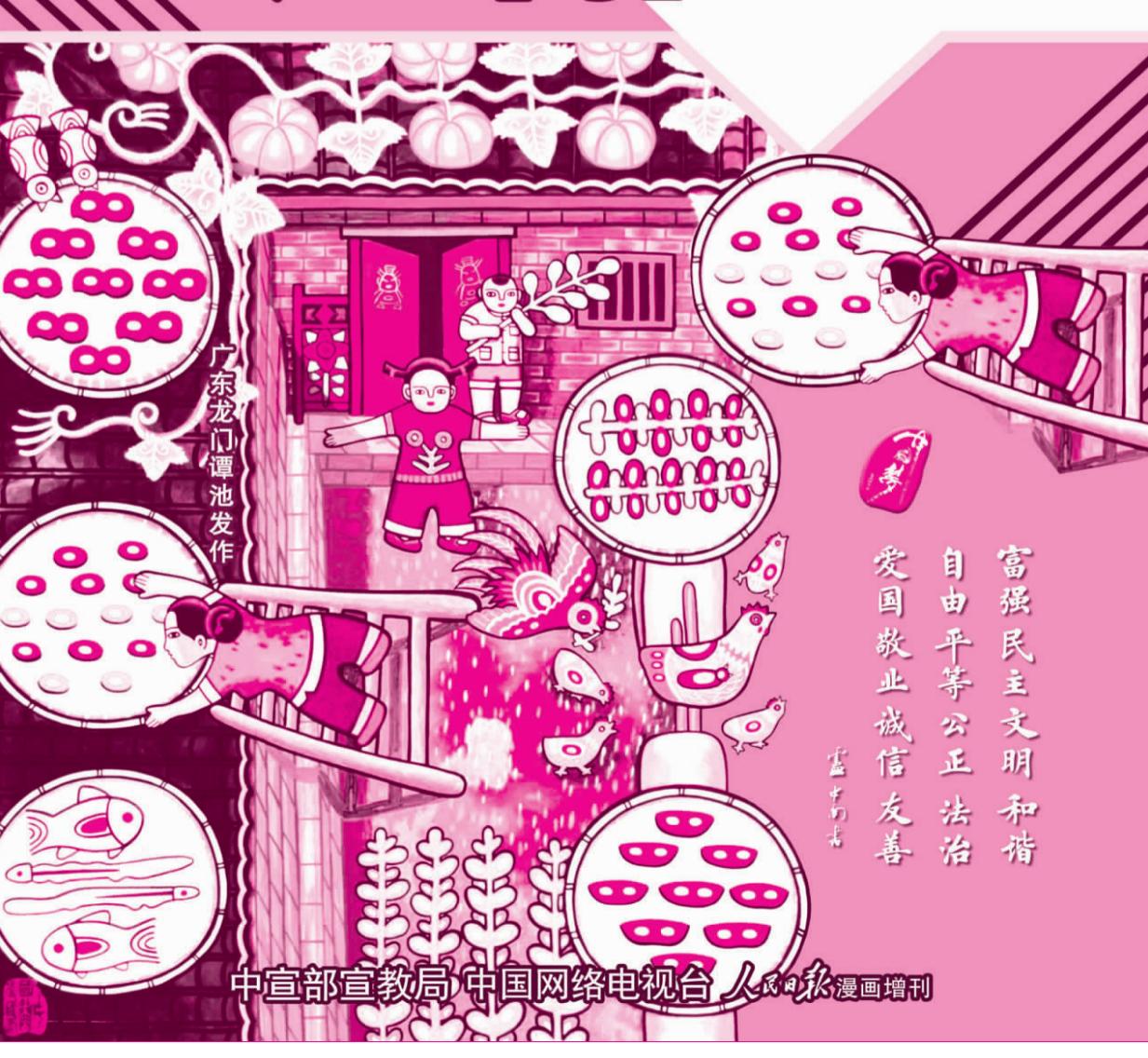
2010年初夏,去西湖。画舫未坐,湖心岛上,先就在湖边的小卖部买了一把油纸伞。手执一把新的油纸伞,觉得整个人都饱满起来了。断桥大抵可以不去了,雷峰塔也大抵可以不登了,有了这把小小的油纸伞,整个江南都已在我怀里了,在我怀里沁出芬芳来。

我心想,这一把油纸伞,万不可,再辜负了!

要怎么样,才算不辜负呢?要怎样珍重,才足以表白我的深情?

撑它。像怀着相思,等待有雨的日

圆梦中国洒满阳光



万里长城峰顶立 自强不息中国心

